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眉廬叢話 第一卷

舉止安詳，攸關福澤。常熟翁文端未達時，家貧鄉居，偶與二三父老為葉子戲，適兩著釘鞋，竟夕坐博。驗其履印，曾不一移。南皮張文襄督江鄂日，士有呈贈詩文者，當時未即閱看。俟其人來謁，寒暄畢，輒命侍者取出，即於座間從容展讀，自首至末，一字不遺。遇有佳處，一一獎許；稍涉稱頌，必致謙詞。雖文係長篇、詩至百韻亦然。閱畢，仍交侍者，並諭以存貯某處毋忽。即此二事徵之，如文端者，所謂安也；如文襄者，所謂詳也。二公皆富貴壽考，極遇合之隆，是其驗也。以翎枝為冠飾，自明時已有之。江彬等承日紅笠之上，植靛染天鵝翎為貴飾，貴者三翎，次二翎。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翎，自謂殊遇。是翎之名始於明，但植立於笠上，與曳於冠後者，其式異耳。

道光朝，曹太傅當國，陶文毅督兩江，兼鹽政。時以商人藉引販私，國課日虧，私銷日暢，至有根窩之名，謀盡去之，而太傅世業巖，根窩殊夥，文毅又出太傅門下，投鼠之忌，甚費躊躇。因先奉書取進止，太傅覆書，略曰：「苟利於國，決計行之，無以寒家為念，世寧有餓死宰相乎？」文毅遂奏請改章，盡革前弊，其廉澹有足多者。惟其生平薦歷要津，一以恭謹為宗旨，深惡後生躁妄之風。門生後輩，有人諫垣者，往見，輒誡之曰：「毋多言，豪意興。」由是西台務循默守位，浸成風氣矣。晚年恩禮益隆，身名俱泰。門生某請其故，曹曰：「無他，但多磕頭，少開口耳。」道、咸以還，仕途波靡，風骨銷沉，濫觴於此。有無名氏賦《一剪梅》詞云：「仕途鑽刺要精工，京信常通，炭敬常豐。莫談時事逞英雄，一味圓融，一味謙恭。大臣經濟在從容，莫顯奇功，莫說精忠。萬般人事要朦朧，駁也無庸，議也無庸。」其二云：「八方無事歲年豐，國運方隆，官運方通。大家襄贊要和衷，好也彌縫，歹也彌縫。無災無難到三公，妻受榮封，子蔭郎中。流芳身後更無窮，不諛文忠，便諛文恭。」損剛益柔，每下愈況，孰為之前，未始非太傅盛德之累矣。

牛奇章鎮維揚，每冬，令街卒衛杜書記夜遊，報帖盈篋。尚書靈岩畢公撫陝，孫淵如居幕府。淵如好治游，節署地嚴，漏三商必下鍵，公自督視之。淵如則夜逾垣出，翌晨歸，以為常。或■以告公，弗問也。二公相距千餘年，晚節蹉跎，後先一轍，論者惜之。然其雅意憐才，則固有未容湮沒者。

道州何暖■愛叟書名重海內，達官殷賈重金求之，弗可得。一日，之永州，訪楊息柯。距城數里，忽飢疲，因憩食村店。食已，主人索值，時資裝已先入城，乏腰纏，無以應。請作書為償，主人弗許。竟典衣而後行。息柯聞之，笑曰：「何先生法書，亦有時不博一飽耶？」

清之初年，洪文襄以勝朝魁碩，翊贊新猷，幕府超■，極一時之選。泊薨於位，行述之作，諸名士各殫所長，於其仕明、仕清，前後勳績，咸能稱述爛然，惟於中間去故就新，措詞極難得體。商略再三，莫衷一是。爰釀重金為濡潤，募有能圓其說者。某名士落拓京師，聞之，褻然往，約字一直金百，先索金而後秉筆。略云：「歲甲申，聞賊陷京師，烈皇帝殉國。北庭徇平西王之請，爰舉義旗，入關破賊，元凶授首。公於是投袂而起曰：『殺吾君者吾仇也，誅吾仇者吾君也。』」下即接敘是年拜某官之命云云。諸名士為之擱筆，稿遂定。按：《公羊·昭公三十一年傳》曰：「顏夫人者，姬盈女也，國色也，其言曰：『有能為我殺殺顏者，吾為其妻。』」叔術為之殺殺顏者，而以為妻，」是某之說之所本也。

宋陳藏一，名鬱，字仲文，所著《話腴》，醇雅可誦，中有一則云：「今言命者有曰：『丑為破田，戌為負戈，丙丁為平頭，辛卯、甲申為懸針。』」嘗以滕強恕命考之丙戌、丙申，丙戌、丙申，平頭矣，官至侍從而無子；以金輝命考之甲午、辛卯，甲午、辛卯，懸針矣，故初為海寇，三遭決配，後為都統制，贈武義大夫。」按：「子平《家言》以五行生剋決人生休咎，未聞以字形為說者。此說絕新，亟記之。

杜鵑，一名杜宇，一名子規，一名謝豹。自唐已後，多入詩詞，曰啼血，曰勸春歸，曰紅鵑、綠鵑，與紫燕、黃鸝並用，殆禽類中之絕韻絕怨者也。乃宋車若水云：「杜鵑，鶴屬，鼻之徒也。飛入鳥巢，鳥見而去。因生子於其巢。鳥歸，不知是別子也，遂為育之。既長乃欲■敢母。」誠如所云，詎非甚不宜稱耶，抑同名而異物耶？

《石林燕語》云：「及第必有賜詩，惟莫儔一榜不賜。政和末，御史李彥章言，士大夫多作詩，有害經術，詔送敕局立法。何丞相執中為提舉官，遂定命官習詩賦杖一百，故是榜官家不賜詩而賜箴。未幾，知樞密院吳居厚，喜雪御筵進詩，稱口號。是後上聖作屢出，士大夫亦不復守禁。或問何立法之意，何無以對，乃曰：『非謂今詩，乃舊科場詩耳。』」作詩獲罪，乃至於杖，誠事之絕可笑者。

梁吳均《吳城賦》：「不見春荷夏槿，惟聞秋蟬冬蝶。」荷非春花，未知叔庠何所本也。

俗謂事勢舛戾而決裂者曰糟。糟義甚古，《大戴禮記·少問第七十六》云：「糟者猶糟，實者猶實，玉者猶玉，血者猶血，酒者猶酒。」注：「糟以論惡，實以論善，玉者論善人，血憂色也，酒以論樂，猶憂其可憂，而樂其所樂。」

烏程張秋水《冬青館詩》，《山塘感舊》句云：「東風西月燈船散，愁絕空江字相人。」字相，吳語，今訛為「白相」也。

富陽董文恪少時，以優貢留滯京師，寓武林會館。資盡，無以給饗飧，館人藐之甚。不復可忍，乃徙於逆旅，益復不見容，窘迫無所歸。有劉媪者，自號精風鑿，奇其貌，謂必不長貧賤也。屬假館餘屋，善視之。俾俟京兆試，董日夕孟晉，冀博一第自振拔，且副媪厚期。榜發，仍落第，甚甚，恥復詣媪。徘徊衢市，飢且疲。道左一高門，惘然倚而立，不知時之久暫也。俄有人啟門，問為誰，董以實告。其人色然喜，延入。少憩，出紅箋，屬書謝柬，署名則侍郎某也。書畢，持以入，須臾出，慙慙具雞黍，食次，通款曲，則侍郎司閹僕，以薦初至，適書謝柬，主人亟獎許，因請留董代筆，薄酬資斧。董方失路，欣然諾之。自是一切書牘，悉出董手，往往當意。僕輒掠美以自固，日見信任，不與他僕伍。居頃之，侍郎有密事，召僕至書室，命擬稿。僕惶窘，良久，不能成一字。侍郎窮詰，得實，大駭。亟具衣冠出廳事，延董入見，且謝曰：「辱高賢久闕廝養，某之罪也。」因請為記室，相得甚歡。侍郎夫人有細直婢，性慧敏，略通詞翰，及笄矣，將嫁之，婢不可。強之，則曰：「身雖賤，匹與隸，非所堪，乃所願，必如董先生，又安可得，寧終侍夫人耳。」侍郎聞之，听然曰：「癡婢，董先生躡雲驥■，指顧騰上，寧妻婢者？」會中秋，侍郎與董飲月下，酒酣，從容述婢言，且願作小紅之贈，勸納為■室。董慨然曰：「鰥生落魄，盡京師，不獲一青睞。見拔於明公，殊非望。彼弱女子能憐才，甚非錄錄者，焉敢妾之？正位也可。」侍郎益重之，謀於夫人，女婢而婿董焉。逾年，董連捷成進士，官至禮部尚書，生子即富陽相國。相國登庸時，太夫人猶健在。知其事者，傳為彤管美談雲。

湘陰郭筠仙侍郎學問駭博，明於古今治亂升降之故，尤詳究海外各國形勢。咸豐朝，隨郡王僧格林沁籌防津沽，王於兩岸築炮台，綿數里，博數丈。輦炮三千具以填之，大者逾萬斤，小者亦二三千斤。又伐巨木，列柵海口，沉以鐵錨，格以鐵力。無何，敵艦至，遺書為媾，王不許。嵩燾曰：「戰未必勝，不如姑與之和，徐圖自強。」王不聽。嵩燾知邊禍且亟，言之再四，至於涕■，王執不聽。越日，敵以書來曰：「亟撤爾柵，我將以某日時至。」屆期，王率將佐登台望之，敵以三艦來，距柵裡許，自相旋繞。頃之，柵皆浮起，王大驚，急發巨炮，彈如雨雹，海水沸騰，竟沉其艦。敵引去。明年復來，遂有北塘之敗。嵩燾家居時，好危言激論。攸縣龍汝霖作《聞蟬》詩規之曰：

商氣滿天地，金飈生汝涼。撩人秋意聒，忤夢怨聲長。

畏濕悉霜露，知時熟稻梁。隱情良自惜，莫忘有螿螳。

嵩燾和曰：

飽諳蟬意味，坐對日蒼涼。天地一聲肅，樓台萬柳長。

杳冥通碧落，慘澹夢黃梁。吟嘯耽高潔，無勞引臂螂。

又：

樹木千章暑，山河一雨涼。蔭濃棲影悄，風急咽聲長。

秋氣■微物，天心飭早梁。居高空自遠，塵世轉蜩螂。

後十餘年，邊事日棘，嵩燾以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國，至倫敦，上書李文忠，論列中外得失利病，準時度勢，洞見癥結，凡所謀畫，皆簡而易行。其論當時洋務，謂佩蘅相國能見其大，丁禹生能致其精，沈幼丹次之，亦稍能盡其實。又自言平生學問皆在虛處，無致實之功，其距幼丹尚遠，皆克知灼見，閱歷有得之言。全書四千二百餘言，茲不具錄。

揚子江中冷水，世所稱第一泉，其質輕清，非他水所及。然或運致遠方，舟車顛頓，則色味不免稍變，可以他處泉水洗之。其法以大器貯水，鏗志分寸，而入他水攪之。攪定，則濁皆下沉，而上浮之水，色味復故矣。其沉與浮也，其重與輕為之也，挹而注之，不差累黍。以水洗水之法，世鮮知之。

和卜當國時，京朝官望風承指，趨踰恐後。■帷所至，俊彩星馳，織文鳥章，夾道鵠立，此補子衡衛所由名也。無名氏《詠補子衡衛》云：

繡衣成巷接公衙，曲曲彎彎路不差。

莫笑此間街道窄，有門能達相公家。

道光壬寅，粵海戒嚴，果勇侯楊芳為參贊，懾敵艦炮利，下令收糞桶及諸穢物，為厭勝計。和議成，不果用。有無名氏作詩嘲之曰：

楊枝無力愛南風，參贊如何用此公。

糞桶當年施妙計，穢聲長播粵城中。

咸豐庚申，車駕幸熱河，變起倉卒，警衛不週，從官、宮人，極流離困瘁之狀，詔天下勤王，訖無應者。漢陽黃文琛《秋駕》詩云：

「秋駕崑崙疾景斜，盤空輦道莽風沙。

檀車好馬諸王宅，翠褥團龍上相家。

剩有殘■流憤血，寂無哀淚落高牙。

玉珂聲斷城西路，槐柳荒涼怨暮鴉。

此詩聲情激越，骨幹堅蒼，置之老杜集中，■■不復可辨。

宋談鑰《吳興志》：「菱湖，在歸安縣東南四十五里，唐崔元亮開，即凌波塘也。」又德清縣永和鄉管，有雅詞裡，地名並韻絕。

魏明帝樂府詩：「種瓜東井上，冉冉自逾垣。與君新為婚，瓜葛相結連。」世謂戚誼較疏者為瓜葛，與詩意不甚合。

乾隆朝，高文恪由詹事賜同博學鴻儒科，文恪得君最深，當出特賜。未審他人有同受此賜者否。

「色即是空空是色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」某說部謂是平陽中丞詩句，為卿憐作，餘疑非是。上句尤不稱，特卿憐命名，本此下句耳。相傳某太史得京察一等，當簡道員，顧高尚不屑就，旋擢卿曹，空乏不能自給。友人某戲為詩贈之，有句云：「道不遠人人遠道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」語殊工巧。

崑山顧亭林先生本明季諸生，國變後，間關補被，謁南北兩京舊陵。所過訪山川險要，郡國利病，納交其魁杰。時或留止耕牧，致富巨萬，輒復棄去，人莫測其用意。按：此與陶朱公已事略同。理財為百度之根本，亭林固留心經濟者，亦為是牛刀小試，自考驗耳。

清之季年，某相國總制閩浙，政體開通，人才樂為之用，刷新滌舊，百廢具興。相國以龍馬之精神，備鴛鴦之福祿。雖憂勞於國是，公爾忘私，而頤豫其天和，興復不淺。相國勤民如■冒，經武如陶公，力矯大僚簡重之習，不數日必駕出。迨其歸也，炮聲砰訇於轅，鼓聲淵填於堂，節署各色人等無崇卑疏戚外內，故事必班而迎，二堂東班，則文案委員，內而京曹，外而監司已次，咸鵠立，必補服數珠。西班牙前，則內文案委員，洋務委員，電報房學生等；稍後則衙官，材官，戎裝劍佩，乞乞之勇夫。咸出一膝，去地不能以寸。相國拾級盡，略佇立，與東班首員周旋數語，略回顧西班牙首員，仍目注東班，若為皆領之者，徐行而入。一十三四齡童子肅掖之。二堂東班及西班牙前者，唯朔望謁廟則然。其西班牙稍後，及在三堂、四堂者，則每出皆然。然當時冀幸承顏之輩，往往不以為優異而以為疏迷，因而不自慊者有之。三堂則司閩典簽，紀綱之僕，面必田，須必澤，一視聽，屏氣息，或僂僂呈敬恭，或矜作表幹練。倍其盥漱，時其冠服，部領其次，奔走給使令者如乾人，各以其職司。■而立，皆鞠躬至地，相國夷然入，目不屬。然設有遲誤不到者必知之，以故無敢或脫疏。四堂則粉白F 1 4綠者，珥瑤碧，曳綺羅，為數逾數十。肥者環，瘦者燕，澹者妝，濃者抹，南洲翡翠，北地胭脂，如箏雁之成行，若梁鴛之戩翼，莫不■袖低鬟，曼立遠視。相國及階，略佇立，掖者童子肅退休。首班者亭亭捧杖進，左掖之，右拄杖，步益徐。自茲已還，燕寢深■，如何如何，外間僅得之傳聞，未必能歷歷如繪矣。於斯時也，相國之風度，莊者和，肅者溫，斂者舒。進尺，立於尺者隨之；進尺，立於尺者隨之。魚貫而鴻翻，花團而錦簇，鬢影如霧，衣香成風。履整則前者卻，巾墮而後者蹴。羸屏乍轉，麝薰微聞。有精室焉，俗稱內簽押房，相國之所憩也。相國之杖，未至精室數武，即已授之隨而右者，則左掖者若為逾謹。相國固豐饒，無須杖，並無須掖，而必杖必掖，亦故事也。入室，則自脫其冠，授掖者，置之架，展紅巾謹覆之。由是而數珠，而褂，而彡集佩，而帶，而領，而袍，皆解者，掖者各一人。或一人攝二事，唯承侍日深體便手敏者為能，往往新進持慎，弗敢兼也。其以褻服進者，人之數，視衣服之重數。同時巾者，茗者，淡巴菰者，尤爭先恐後，以有事為榮。則就養和坐，脫鞋者，左右各一人，又一人以爲進。而巾者，茗者，淡巴菰者奠其手，蘭其息，亦盈盈而前。相國或先巾，或先茗，本無所為厚薄，而先焉者若為色然喜，則從容就榻坐。榻設阿芙蓉，相國夙不嗜此，而具乃絕精，不嗜而必設之，亦故事也。相國自駕出至是，或逾一二時矣。當是時，自四堂來者，咸集此精室，立者，坐者，所事已畢而如劇者，宜身至前而乍卻者，若喜而淺笑，倦而輕輦者，同輩相關而喁喁私語者，面窗而徘徊，近案而徙倚者，位置筆硯，拂拭書牘，為慰勲者，弄姿而掠鬢絲，選事而撥爐灰者，非霧非花，溫{麻香}四塞，相國若欠伸，微呼某名，指煙具謂之曰：「若曷整理此。」又呼某名，謂之曰：「曷相助整理此。」則二人者獨留，其餘皆出。精室之窗，皆嵌白頗黎，淺色綢為衣。迨相助整理煙具者亦出，則窗衣之弛者張，疏者密矣。時則■■午夢，簾垂柳絮風前；隱隱春聲，門掩梨花雨外。燕欲歸而詎待，香未散而仍留。後出者只伺於窗外。久之，又久之，見窗衣啟者，約一方頗黎之半，則款步入，捧■沃盥，進燕窩湯。先是，相國駕出時，傳諭庖人整備者，湯凡三進。相助整理煙具者，亦在朵頤之列。蓋此人即下次整理煙具者。若舊制，簡授差缺，此次擬陪者，下次必擬正，亦故事也。已上各節，或目驗所經，或耳郵所得，不必皆據為事實，而又無秘辛焚椒之筆，足以傳之。言之無文，負此雅故已。

遂寧張船山太守移疾去官，僑寓吳閫，別營金屋藏嬌，夫人不知也。一日，攜游虎丘，而夫人適至，事遂敗露。大守戲作一詩云：

秋菊春蘭不是萍，故教相遇可中亭。

明修蜀道連秦隴，暗畫蛾眉鬥尹邢。

梅子含酸都有味，倉庚療妒恐無靈。

天孫應被黃姑笑，一角銀河露小星。

此詩近人傳為韻事，或譜院本以張之，不知船山夫人林氏乃奇妒。相傳船山納姬後，其夫人索諸查小山家，不得，船山之弟■

山攜婦歸視兄嫂。■山婦見林盛怒，因勸之曰：如此男子，謂之已死可耳。」因而一室大哄。故船山有句云：「買魚自擾池中水，抵雀兼傷樹上枝。」■山之友某寄船山句云：「苦為周旋緣似續，更無遺行致譏彈。」皆為此事而發。船山有《二月二日預作生子》詩云：

三十生兒樂有餘，精神彷彿拜官初。
頻年望眼情何急，他日甘心我不如。
爪細難勝斑管重，發稀輕倩小鬟扶。
繞牀大笑呼奇絕，似讀生平未見書。
(見《船山詩補遺》)

其後船山卒無嗣，則亦家庭孀女■，乖戾之氣，有以致之。才人風味，詎悍婦所能領略。可中亭之詩，略同粉飾太平之具，「倉庚療妒恐無靈」，行間句裡，流露於不自覺矣。

江都汪容甫嘗江行，與洪北江同舟論學。北江專崇馬、鄭，容甫兼涉積、朱。辯爭良久，容甫口舌便捷不逮北江，屢為所屈，憤甚，乃北江墮水，舟人救之，僅乃得免。吳縣張商言《碧簫詞》自序云：「故人蔣舍人心餘乞假還，過吳門，飲予舟中，喜讀予詞，納於袖，以醉墮江，寒星密霧，篙工挽救，群呼如沸鼎。既得無恙，而此卷亦不就漂沒。明日心餘詞，所謂『一十三行真本在，衍波紋縷了桃花紙』也。」洪、蔣二公，一則意氣忿爭，一則興會泰甚，其不與波臣為伍幾稀，然至今思之，殊饒有風味也。汪洪京爭之烈，視黃圃園、顧千里世經堂用武，尤為奇特。

道光間，有侍郎平恕者，蒙古人，督學江蘇，賄賂公行，貪聲騰於士論。當時或編雜劇，付梨園以刺之。托姓名曰乾如，其上場科白云：「忘八喪心，下官乾如是也。」拆字離合，甚見匠心。

乾隆季年，朱文正督學浙江，以古學見賞拔者，臨海洪地齋、蕭山王晚馨、東陽樓更一齊名，稱為「浙東三杰」。樓君姓名及字就唐人詩一句錯綜為之，求之載籍中，不能有二。

無錫錢礎日別號十峰主人，明諸生，甲申后棄去。縣令以事夾其足脛至折，礎日笑曰：「夔一足，庸何傷。」遂為跛足生，自號東林遺老，年八十卒。艾子好飲，少醒日，門人謀曰：「此未可口舌爭，宜以險事悅之。」一日，大飲而噦，門人密袖彘臠置噦中，持以示曰：「凡人具五臟，今公因飲而出一麟矣，何以生耶？」艾子熟視而笑曰：「唐三藏尚可活，沉四麟乎？」「唐三麟尚可活，夔一足庸何傷。」屬對工絕。

名人有潔癖者夥矣，亦有以不潔為高者。錢塘陸麗京文采昭爛，吐屬閎雅。客有詣之者，塵羹粗飯，捫蝨而談，亦不覺其穢也。羽■岑山民垢面而談詩書，不屑盥漱，嘗作竹西之游，下榻魏氏■園之秋實軒。默深先生，給兩走祗伺之。一日晨興，呼主人急。出則怒甚，曰：「若僕黷我，吾不習沫沐。疇則不知，乃以■水數數函我，是輕我也，賢主人乃用此僕乎。」默翁笑謝之。比聞吳郡某方伯，自其太夫人三朝洗兒以還，未嘗試■浴。其裡衣自新制乃至於朽敝，未或經浣濯。方伯嗜書，尤嗜宋元本。其觀書也，少以案，多以榻。尋常之書，經摩挲循覽者，如覆醬甌代線夾久，趾之雪者黝，角之楞者坑，字之銀鈎鐵畫者，如霧花雲月，無復分明朗晰，唯宋元本不可知，容或信有而皆秘之，不可得而見也。鄉來幼學妮古之士，其心力有所專壹，朝斯夕斯，往往不暇自潔治，然而若是其甚者亦僅，其諸以告者過歟。

林文忠扶蘇時，有續立人者，官蘇州同知兼廁幕僚，頗見信任。或忌之，黏聯語於其門云：「尊姓本來貂不足，大名倒轉豕而啼。」續悲憤，白文忠請究，文忠笑曰：「蘇州設同知久矣，官此者，寧無勝流佳士，顧姓名孰傳焉？君托此聯，庶幾不朽。且屬對工巧，不失為雅謔，何慍為？」續默然退。今事隔數十年，苟無此聯，世孰知續立人者。文忠之言，有至理存焉，何止釋紛之佳妙而已。

同孫王半塘微尚清遠，博學多通，生平酷嗜倚聲，所著《袖墨》、《味梨》、《蝸知》等集，及晚年自定詞均經刻行，其他著述，身後乏人收拾，殆不復可問。曩見其《四印齋筆記》，褒貶巨帙，詳於同、光兩朝軼聞故事，稍涉憤世嫉俗之言，偶憶一則，略云：「翰林院衙門在前門內以東，世所稱木天冰署也。大門外有壘培，高不逾尋。相傳中有土彈，能自為增減。適符閣署史公之數，或有損壞其一，則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者。是說流傳已久，至於土彈之有無，有究作何狀，要亦未經目驗。惟是環柵以衛之，置隸以守之，則固慎之又慎也。某年伏陰，大雨破塊，竟有數土彈被衝決而出，餘詢之往觀者，其形蓋如卵雲。」

道、咸間，京朝士夫大半好名，猶善俗也。或有科目進身，以不治古文為恥，乃捃摭帖括浮詞，雜以案牘中語，牽合成篇，當時目為「京報古文」。曾文正督兩江時，開閣延賓，群才雲湧，清奇濃澹，莫名一格。有同鄉某太史，記問極博，倚馬萬言，惟矜才使氣，自放於繩尺之外，文正戲以「土匪名士」稱之。同、光以還，樸學凋謝，小慧之士，粗諳叶韻，輒高談風雅，自詡名流。間或占一絕句，填一小令，書畫一扇頭，快然自足，不知井外有天，於是乎有「門方名士」之目，出於輕薄者之品題，要亦如其分以相償也。土匪名士，門方名士，皆可與京報古文作對。

梁蕭宏有錢癖，百萬一黃榜，千萬一紫標，當時有「錢愚」之目。然以厚封殖，非以供賞鑒也。光緒季年，剛毅南下，調查江、鄂等省財政，怙勢驕貨，賄賂公行。剛尤酷嗜紙幣，盈千累萬，裝潢成冊，暇輒展玩，若吾人對於法書名畫者然。往往省局銀數皆同之幣，亦務累牘連篇，以多為貴。蓋其貪鄙之性，與生俱來，有未可以常情衡論者。相傳，剛為刑部尚書，初蒞任，接見諸司員。談次，稱臯陶為「舜王爺駕前刑部尚書臯大人臯陶」，又提牢廳每報獄囚瘐斃之稿件，輒提筆改「瘐」為「瘦」，而司員且以不識字受申斥。蓋入於彼必出於此，二者無一，不成其為剛毅矣。

「相思病」三字，元人製曲，有用之者。以曲之為體，不妨近俗也。按：《周易》疏：「損卦六四，損其疾，使遄有喜。」正義曰：「疾者，相思之疾也。」元曲中語乃與經疏暗合，當然雅訓，何止非俗。

王夢樓有五雲，曰素雲、寶雲、輕雲、綠雲、鮮雲，年皆十三四，垂髻弓足，善歌舞。越數年，輕、綠、鮮三雲各遣嫁，自攜素、寶二雲至鄂，以贈靈巖畢公。諦審，則美男耳。為返初服，署為小史，絕警慧解人意。

閩縣王可莊，文勤之孫，丁丑狀元。造科名之極峰，兼勳舊之嫡裔。傳聞玉音褒美，指顧「大用可期」。會館課，賦題《輔人無苟》，中有一聯云：「危不持，顛不扶，焉用彼相。進以禮，退以義，我思古人。」觸閱卷者之忌，以竟體工麗，得置一等末。王固知名士，下月課題，名士如畫餅賦，則為王而發也。未幾，外放蘇州遺缺知府，終鎮江府知府，論者以未竟其用惜之。

織業盛於蘇、杭，皆有機神廟。蘇州祀張平子，廟在祥符寺巷。杭州祀褚登善，廟在張御史巷。相傳登善子某遷居錢塘，始教民織染，後遂奉為機神，並其父祀之。今猶有褚姓者為奉祀生，即居廟側。阮文達撰《褚公廟碑記》，詳載此事，當必有本。惟蘇州祀張平子不知其由。史稱平子善機巧，嘗作渾天儀、候風地動儀等。崔瑗為撰碑文，稱其製作侔造化。又云，運情機物，有生不能參其智。意者，機杼之制當時或有所發明。而載籍弗詳，未可知耳。按：唐時以七月七日祭機杼，奉織女為機神，則尤名誼允葉，所謂禮亦宜之也。

長洲沈文愨少時家貧，無僮僕，每晨必攜一筐自向市中購物，售者索值若干，悉照付，無稍爭執。久之，市人知其寬厚，亦無復敢欺者。吳縣某巨公未達時，每晨沽米於市，輒脫破帽如孟仰而盛之，捧持以歸。衣敝而貌臞，離F 1 5 如病鶴也。未幾，廷對首選，官至大學士。晉秩師傅，其貴盛視文愨有加。乃至世易滄桑，猶安富尊榮如故。閩門父老，多有能言其軼事者。凡此皆士林佳話，獨惜名德碩學，未免文愨專美於前耳。

某太守加道銜，有貽書稱觀察者。一小史粗諳文義，見之憤然曰：「彼藐吾官已甚。觀察者，捕役之別名也。」眾皆不解，則檢《水滸傳》「緝捕使臣何觀察」云云為證，眾亦不能非之。蓋元、明之際固確有此稱也。按：世俗稱謂，一經研究，舛戾良多。如中丞為唐女官之名，宗伯非禮部尚書，司空非工部尚書，沿用皆為未合。至大帥尤賊渠之稱，而可屬之疆圻長吏乎。又小姐二

字，古者以稱宮人侍姬，《玉堂逢辰錄》：「有宮人韓小姐。」下至於樂妓，今時為宦女之美稱，失之甚矣。

咸豐朝，變起金田，東南鼎沸，練兵籌餉，日不暇給，疆臣節帥，握吐求賢，縉紳先生咸出而相助為理。向所謂仰望林泉者，亦復手版腳靴，隨班聽鼓。大約為鄉閭計者十之二三，為身家計者十之七八，或作《字字雙》曲嘲之曰：

花翎紅頂氣虛囂，闊老。
打恭作揖認同僚，司道。
釐金軍務一包糟，胡鬧。
果然有事怎開交，完了。

劉蔥石屬校《荊釵記》，見一字絕新，左從骨，右從上皮下川，在第二十九出，錢孫交哄曲文中叶韻處。此字各字書所無，雲齋博洽，必有所本。

宋代神弩弓，亦曰克敵弓。立於地而踏其機，可三百步外貫鐵甲。元滅宋，得其式，曾用以取勝，至明乃失傳。《永樂大典》載其圖說。又紀文達筆記，載前明萬曆時，浙江戴某有巧思，好與西洋人爭勝，嘗造一鳥銃，形若琵琶，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脊，以機輪開閉。其機有二，相銜如牝牡，扳一機，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；第二機隨之並動，石激火出而銃發矣，計二十八發，火藥鉛丸乃盡。據此，則製造槍炮之法，吾中國舊亦有之，特道德之蓄念，仁厚之善俗深入人心，由來已久，或厄以好生惡殺、因果報施之說，遂不復精研擴充之，尤不肯傳之子孫。其人往，其半生精力所寄，乃與之俱往，為可惜耳。戴某曾官欽天監，以忤南懷仁坐徙。

青浦王述庵侍郎少時家甚貧，體貌不逾中人，瘦削而修長，玉樓峻聳。鄉人無親疏，以寒乞相目之，遭白眼者數矣。未幾，捷南宮，入詞林，謁假錦旋，則曰：「王公鶴形，故應貴也。」二十年前舊板橋，薄俗炎涼，又奚責焉。其後薦歷清華，益復斂抑。某年，省親珂裡，肩輿過外館驛，適值某典史到任，輿衛儼然，鉦鉦英■而蓋飛揚也。亟命停輿讓道，而騶從或呼之出，重譙呵之。公於是局■路隅，而珊瑚孔翠與青金練雀相照映也。典史駭絕，亟降輿，蒲伏泥途，俟公登輿去遠，而後敢起。吾謂典史或過矣，典史雖末秩，地方命官也，述庵誠巨公，在籍薦紳也，停輿讓道，即謂禮亦宜之，可也，為典史者當坦然乘輿行，抵署，亟懲責此冒昧之從者，以謝王公，庶不失卑亢之宜焉。述庵通人，為裡■計，得如是風力之典史，方契賞之不暇，而顧有意督過之乎？吾知述庵必不然矣。

有致書何秋鞏者，誤書「鞏」為「鞏」；書中用「研究」字，又誤「究」為「宄」。秋鞏友人某君，戲撰聯語云：「鞏鞏同車，夫夫竟作非非想；究究各蓋，九九還將八八除。」又某君為之改定云：「鞏鞏同車，人盡知非矣；究究各蓋，君其忘八乎。」改聯尤雋妙，然而虐矣。

癸卯日俄之戰，戰地屬中國領土，而中國乃以中立國自居，誠千古五洲未有之奇局也。明年，有俄國兵艦三艘，一名阿斯歌，一名奧斯科，一名滿州，為日本春日艦所迫，駛入吳淞口。當道嚴守中立，盡收其器械軍火及艦中行駛緊要機器，存製造局，而任保護其艦隊。是時南洋大臣為周玉山，蘇鬆太道為蔡和甫，洋務律法官為羅誠伯。一日，洋務局得俄領事公牘，謂「該艦兵士等離家日久，歸國尚未有期，比以陰陽失調，多生疾病，非醫藥所能奏功。敝國向章，凡海軍士卒，每月准其上岸遊戲運動數次，所以便衛生，示體恤也。夙仰貴國尚武血兵，凡可以加惠赤籍者，無微不至。王道不外人情，區區法外之意，用敢為兵請命。查《萬國國際公法》，彼國一切人等，居留此國，營業之暇，出入行院，例所弗禁。從前貴國廣東省濱海地方聞有一種土妓，名曰■戶，頗能熟習外情，外國商民子身旅寄者，常有與之往還。現在上海地方，有無前項■妓，能否設法暫時招集，以應急需。貴國昔在姬周時代，晏嬰相齊，設女閭七百，以招徠遠人。今推而仿之，至於交通中外，僅範圍加闊耳，於政體無傷也。敝領事為優待軍人、慎重衛生起見，事雖瑣屑，情實迫切，為此商請貴洋務局，查照辦理。實為公便，立候惠覆施行。」牘文到局，法律官已下咸駭笑。繼思之，亦屬實情。不得已，商同滬道，具稟南洋大臣，並抄錄原牘黏附。未幾，奉准南洋批飭，遵於東清碼頭以南，覓隙地一區，圈拓廣場，為該兵士練習之所。並搭蓋蘆棚，俾資憩息，惟不許越界他往，以免日人嘖有煩言。建設甫畢，一時■妓寓滬者，聞風■集，不待洋務局之羅致也。彼於思棄甲者流，不得為跋浪之鯨，差幸為得水之魚，凡為留髭而來者莫不纏頭而去，絕無嘖嘖叱燕，搗麪拗蓮之舉，殆勢絀情見使然耶。是誠海邦師律之異聞，而亦震旦外交之趣史矣。

某名士游寓日本有年，近甫歸國。據雲，曩在彼都，曾見秦火已前古本《孟子》，與今世所傳七篇之本多有不同。因舉其首章云：「孟子見梁惠王，王曰：『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仁義之說，可得聞乎？』孟子對曰：『王，何必仁義，亦有富強而已矣。』」

中國以跪拜為禮，禮無重於跪者，跪亦有可傳者。鬆陵吳漢槎兆騫，以事戍寧古塔，其友錫山顧梁汾貞觀極力營救，嘗賦《金縷曲》二闋寄之，詞意婉至。納蘭容若成德者，相國明珠公子，亦善漢槎，見顧詞，殊感動。顧因力求容若，為言於相國。而漢槎遂於五年內得賜環。既入關，過容若所，見齋壁大書顧梁汾為吳漢槎屈膝處，不禁大慟。此跪之攸關風義者矣。句吳錢梅溪泳，藏漢「楊惲」二字銅印，歛汪■寸庵啟淑欲得之，錢不許，汪遂長跪不起。錢不得已，笑而贈之。此跪之饒有風趣者也。

鄉先生林貞伯官貴州臬使時，有即用知縣某，到省未久，詣撫軍衙參，誤入兩司官廳。值藩司先在，貿然一揖。時丁國制，彼此著青袍褂無少異，而於其頂珊瑚，則未遑指意也。旋促坐，問姓字，藩司以實對，某亦不甚了了，唯曰：「兄乃與藩台同姓乎？」又問貴班，藩司佛然曰：「餘布政司也。」某駭絕，亟趨出，適貞伯至，甫及門，某力阻之，曰：「老兄切不可入，藩台在內，弟頃冒昧獲重咎，決非欺兄。」貞伯曰：「吾正欲見藩台，吾人，無妨也。」某仍力挽之，再申前說，意若甚誠懇者。伯貞不得已，實告之。某益惶駭，釋手，大奔。貞伯亟呼之，欲稍加慰藉，不復聞。此事餘聞之貞伯之公子，當時能舉其姓名，非杜撰也。寒士甫膺一命，來自田園，未節少疏，爰又奚責？其人天良未斲，本色猶存，得賢長官因材造就之，深之以閱歷，而後試之以事，以視工蠶妍笑，輕身便體者，宜若可恃焉。勿以其■塞陋而遽棄之如遺也。

乾隆丙戌，甘肅高台縣民胡■爰、楊洪得等於武威縣山中掘得金山一座，經山西民任天喜引驗繳官。此即金礦也。當時風氣未開，幾詫為祥異矣。宋彭百川《太平治跡統類》云：「北漢鴻臚劉融於伯谷置銀冶，募民鑿山取礦烹銀，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，歲千斤。因即其冶，建寶興軍。」此即銀礦也。烹銀二字絕新。吾中國礦政舊矣，曩撰《惠風{■移}二筆》，嘗謂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，上下是礦字誤寫為令橫，又誤分兩字。

吳孫休時，烏程人，有得困病。及瘥，能以響言者，言於此而聞於彼。自其所聽之，不覺其聲之大也；自遠聽之，如與對言，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。聲之所往，隨其所向，遠者至數十里。其鄰有責息於外，歷年不還，乃假之使責讓，懼以禍福，負物者以為鬼神，即畀還之。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。事見《晉史》。此必電氣之作用，不儼然無線電話乎？顧何以必得之困病之後？世之精研電學者，必能推究其故矣。

中外交通之初，西國某文學士游寓北京，於廠肆購新科狀元策，譯而讀之，佩仰甚至。謂中國狀元誠曠世鴻才也。及次科又購之，亦大同小異焉。於是詫絕，謂三科狀元策，何如出一手也。同治癸亥殿試，南皮張之洞策，盡意敷奏，不依常格。先是，江蘇貢生吳大■應詔上書，言殿試對策，或有儻論，試官匿不以聞，請申壅蔽之罰。及見張策，讀卷官頗疑怪。久之，乃擬第十進呈，及臚唱，則拔置第三人，蓋特達之知也。

辜鴻銘部郎居張文襄幕府久，向知其精通西國語言文字。及見所作《尊王篇》及《葉成忠傳》，則於國文亦復擅長。其葉傳之作，以諷世為宗旨，尤卓然可傳。傳曰：「自中國弛海禁，沿海編氓，因與外人通市。而暴起致資財者不一而足。然或攻剽椎埋，弄法買奸，宗■比周，欺凌孤弱，類皆鄙瑣齷齪不足道。獨滬上富人葉氏，初赤手掉扁舟，而卒起致巨萬。又慷慨好義，清刻矜已諾，猶是古之任俠，隱於商且隱於富者也。葉氏名成忠，字澄衷，先世居浙之慈溪，後遷鎮海沈郎橋，遂家焉。父志禹，世為■之邱氓。後因成忠，三代皆贈榮祿大夫。成忠六歲失怙，母洪氏撫諸孤，刻苦僅以自給。成忠九歲始就學，未幾，以貧故，仍從母兄

耕。年十一，受傭鄰里。居三年，主婦遇之酷，成忠慨然曰：「我以母故，忍此辱，丈夫寧餓死溝壑耶？」遂辭去，欲從鄉人往上海。臨行，無資斧，母指田中秋禾為抵，始成行。時海禁大開，帆船輪舶，集滬濱。成忠自黎明至暮，棹扁舟往來浦江，就番舶貿易有無。外人見其誠篤，樂與交易，故常獲利獨厚。同治元年，始設肆虹口，迎母就養。肆規綦微，然節飲食，忍嗜慾，與傭婦共操作，又能擇人任事。越數年，肆業益擴充，乃推廣分肆，遍通商各步。又在滬北漢鎮創設繅絲、火柴諸廠，以興工業。且養無數無業游民。既饒於資，自奉一若寒素，絕無豪侈氣象，若構洋樓、集珍玩之類。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交友必誠。與巨公大人言，如也，絕無諂諛意。又好引重後輩，善體人情，各如其意之所欲，故人樂為用。性好施予，無倦容，無德色。客外雖久，戚尚有緩急，罔不卹次助。待族人尤篤，捐金置河田，建義莊，以贍貧乏。附以義塾、牛痘局，葺事，則曰：「是吾母之志也。」凡裡中善舉，必力任其成。購大地滬北，立蒙學堂，教貧窮子弟，撥十萬金充經費，又倡捐二萬金建懷德堂。凡肆業中執事，身後或有孤苦無告者，必歲時存問，俾免飢寒。各省有水旱偏災，必出巨資助振款。疆吏高其義，請於朝，屢邀寵賜。光緒己亥十月，在滬病篤。詔其子七人曰：「吾昔日受惠者，各號友竭誠助吾任事者，汝曹皆當厚待勿替，以繼吾志。」卒年六十。先是，由國子監生加捐候選同知，賞戴花翎，薦升候選道，加二品頂戴。餘謂王者馭貴馭富之權，操之自上，日漸陵夷，則不馴至一商賈之天下而不已，悲乎。然世之賢豪不能立功名、佈德澤於蒼生，若富而好行其德者，此猶其次耳。故司馬遷曰：「無岩處奇士之行。而長貧賤，同好語仁義，亦足羞也。」云云。

蕙風曰：據餘所聞，葉氏起家販果。其致富之由，無辜傳殆猶有未盡。若如辜氏所云，則亦唯是勤奮敦篤，積累而底於成，無甚異聞奇節也。

駱文忠撫湖南，左文襄居幕府，言聽計從，將吏憚而忌之。曾文忠嚴劾總兵樊燮，燮疑出自文襄主持，訴之京師，復構之督部。事竟上聞，幾陷文襄於罪。賴南書房翰林郭嵩燾、大理寺卿潘祖蔭斡旋之力，僅乃得免。其後曾文正力薦之，授太常卿，督兵浙江。初，文忠疏辯文襄無罪，奉有「劣幕把持」之諭，不逞者或署左門曰：「欽加劣幕銜幫辦湖南巡撫左公館。」及閩、浙收平，文襄大用，聲譽日隆。昔之謗之者，群起而趨承恐後矣。

左文襄體貌魁梧，豐於肌，腋氣頗重。某年述職入都，兩宮召對，文襄陳奏西北軍務情形及善後方略，縷析條分，為時過久。值庚伏景炎，兼衣冠束縛，汗出如沈，僅隔垂簾，殊蒸騰不可耐。語次，玉音謂：「左大臣殊勞苦，宜稍憩息。未盡之意，可告軍機王大臣。」隨命內監扶掖之。文襄不得已，退出，意極憤懣，謂身為大臣，乃不見容傾吐胸臆，而不知其別有所為也。

道光時，疆圻大吏猶知宏獎風流。有湖南廣文某，博學工詩，撰《湘沅耆舊集》，文名藉甚，交流綦廣。無名氏嘲之以詩曰：

藩司昨日拜區區，頃接中丞片紙書。

南省無如卑職者，東齋敢說憲綱乎。

一聯春海傳家寶，兩字如山鎮宅符。

惟有新來陶太守，揭開手本罵糊塗。